

主编
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 白 对 照

四 库 全 书

第八十九卷

主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更期异日。”后女子嫁，其神乃不至，其家了无祸福。为之记传者甚详。此余目见者，粗志于此。近岁迎紫姑者极多，大率多能文章歌诗，有极工者。余屡见之，多自称蓬莱谪仙。医卜无所不能，棋与国手为敌。然其灵异显著，无如王纶家者。

【译文】

曾有人问她说：“能乘云同我游玩吗？”她答应了，就从庭院中涌出许多白云，神女踏上去，白云却载不动她。神说：“你的鞋下有秽土，可以去掉鞋子登上。”神女就穿着袜子登上白云，如同踏在棉絮上，缓缓升到屋顶又落下。说：“你不能去，等待以后再去。”后来神女出嫁，天神就不来。他们家也没有降什么祸福。替她写传记的人记叙很详细。这是我亲眼见到的，粗略记载在这里。近年，召迎紫姑仙的人很多，紫姑大多能写文章诗歌，有写得非常好的，我多次见过。她们大多自称是“蓬莱谪仙”，治病占卜没有不能的，棋艺能与国手相匹敌。但她们显示的灵异不如王纶家的神女显著。

【原文】

世有奇疾者。吕缙叔以知制诰知颍州。忽得疾，但缩小，临终公如小儿。古人不曾有此疾，终无人识。有松滋令姜愚，无他疾，忽不识字。数年方稍稍复旧。又有一人家妾，视直物皆曲，弓弦界尺之类，视之皆如钩，医僧奉真亲见之。

【译文】

世上有些奇怪的病。吕缙叔以知制诰被任命去颍州做了知州。忽然得了病，只是身体缩小，临死时缩得像小孩一样。古人没有见过这种病，所以始终没有人认识这是一种什么病。有个在松滋做县令的人叫姜愚，没有什么病，忽然就不识字了，过了好几年才稍有恢复。又有某家的小老婆，把直的东西都看成弯曲的，弓弦、尺子之类的东西，在她看来都像弯钩，这是医僧奉真亲自看见的。

【原文】

江南逆旅中一老妇，啖物不知饱。徐德占过逆旅，老妇慙以饥，其子耻之，对德占以蒸饼啖之，尽一竹簍，约百饼，犹称饥不已；日饭一石米，随即痢之，饥复如故。京兆醴泉主簿蔡绳，余友人也，亦得饥疾，每饥立须啖物，稍迟则顿仆闷绝。怀中常置饼饵，虽对贵官，遇饥亦便齧啖。绳有美行，博学有文，为时闻人，终以此不幸。无人识其疾，每为之哀伤。

【译文】

江南一个旅馆中有个老妇人，吃东西不知道饱。徐德占路过那家旅馆，老妇人向他诉说肚子饿，他儿子很难为情，就当着徐德占的面给她蒸饼吃，一竹筐子约一百个饼左右，一口气就吃光了，可她还不住口地说饿；她一天吃一石米的饭！随后就排泄掉，还是像原来一样的饿。京兆礼泉县的主簿蔡绳，是我的朋友，也得了饥饿病，每当饿了的时候就必须立即吃东西，稍慢一点就要昏倒。他的怀里常揣着饼和点心，即使在显贵的高官面前，饿起来也要大口嚼吃。蔡绳的品德好，博学而有文采，是当时有名的人，终于因为这种病而遭到不幸。因为没有人能诊断他的病，人们常常由于这个而为他哀痛和惋惜。

【原文】

嘉祐中，扬州有一珠，甚大，天晦多见。初出于天长县陂泽中，后转入甓社湖，又后乃在新开湖中，凡十余处，居民行人常常见之。余友人书斋在湖上，一夜忽见其珠，甚近。初微开其房，光自吻中出。如横一金线。俄顷忽张壳，其大如半席，壳中白光如银，珠大如拳，烂然不可正视。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，如初日所照；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；倏然远去，其行如飞；浮于波中，杳杳如日。

【译文】

嘉祐年间，扬州发现一颗很大的珠蚌，通常在天色阴暗的时候



出现。最初出现在天长县的湖泊水泽中，后又转入鹭社湖，再后来又转入新开湖中，共十多处，当地居民、行人经常看见这只珠蚌。我的朋友的书斋在湖上，一天晚上忽然在很近的地方看到了这只珠蚌，最开始，珠蚌只微微将壳打开，光线从缝中射出像一道金线，过了一会儿，忽然张开，有半张席面那么大，壳中白光如银色，珍珠如拳头大小，光彩夺目不可正视，方圆十多里的树木在珍珠光芒的照耀下皆有影子，如同太阳光所照，只见远处的天空红如野火。珠蚌突然远去，行动像飞一样快，浮游在波浪中，隐隐如日。

【原文】

古有明月之珠，此珠色不类月，荧荧有芒焰，殆类日光。崔伯易尝为《明珠赋》。伯易，高邮人，盖常见之。近岁不复出，不知所往。樊良镇正当珠往来处，行人至此，往往维船数宵以待现，名其亭为“玩珠”。

【译文】

古时有明月之珠，但这种珠的颜色不同于月色，它荧荧有光焰，几乎接近日光。崔伯易曾经写了《明珠赋》，崔伯易是高邮人，大约经常见到这个珠蚌。近年来，这只珠蚌不再出来，不知往哪去了。原来樊良镇正是珠蚌经常来往的地方，人们路过这里，常常停船几晚等候它出现，把附近的一座亭子取名为“玩珠”亭。

【原文】

登州巨嵎山，下临大海。其山有时震动，山之大石皆颓入海中。如此已五十余年，土人皆以为常，莫知何谓。

【译文】

登州巨嵎山，下面临着大海。这座山有时发生地震，山上的大石头都崩落于海里。像这样已经五十多年，当地人都习以为常，也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【原文】

土人宋述家有一珠，大如鸡卵，微绀色，莹彻如水。手持之映空而观，则末底一点凝翠，其上色渐浅；若回转，则翠处常在下，不知何物，或谓之“滴翠珠”。佛书，西域有‘琉璃珠’，投之水中，虽深皆可见，如人仰望虚空月形。”疑此近之。

【译文】

土人宋述家里有一颗珠子，像鸡蛋那么大，颜色黑而微红，晶莹透澈如水。用手拿着它对着空中观看，它的底部凝聚着一个翠绿的点，往上色彩渐渐浅淡；如果把它倒转过来，则翠滴常在下方。不知道这是颗什么珠子，有的人叫它“滴翠珠”。佛书上说：“西域有琉璃珠，把它扔到水中，水虽然深也能看见，好像人仰望天空的月影。”恐怕它们是相似的东西吧。

【原文】

登州海中，时有云气，如宫室、台观、城堞、人物、车马、冠盖，历历可见，谓之“海市”。或曰“蛟蜃之气所为”，疑不然也。欧阳文忠曾出使河朔，过高唐县，驿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过，车马人畜之声一一可辨，其说甚详，此不具纪。问本处父老，云：“二十年前尝昼过县，亦历历见人物。”土人亦谓之“海市，”与登州所见大略相类也。

【译文】

登州的海面上，时常有云气，像宫殿、楼台、城墙、人物、车马、冠盖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叫作“海市”。有人说“这是蛟龙吐出的云气结成的”。怀疑不是。欧阳修曾出使河朔，经过高唐县，夜里在驿舍中听见鬼神从空中经过，车马人畜的声音，都可以一一分辨。他叙述得很详细，这里就不具体记载了。我访问过当地的老人，他们说：“二十年前，曾在白天从空中经过本县，也都清晰地看到人和物。”当地人也叫它“海市”，同登州所看到的大致是相似的。

【原文】

近岁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，入地数十尺，土下得竹笋一林，凡数百茎，根榦相连，悉化为石。适有中人过，亦取数茎去，云欲进呈。延郡素无竹，此入在数十尺土下，不知其何代物。无乃旷古以前，地卑气湿而宜竹耶？婺州金华山有松石，又如核桃、芦根、蛇蟹之类，皆有成石者；然皆其地本有之物，不足深怪。此深地中所无，又非本土所有之物，特可异耳。

【译文】

近年延州永宁关一带的黄河的河岸崩塌，下陷数十尺，上下发现一丛竹笋，约有数百根，根干相连，都变成了石质。正好有个宦官路过，拿去了几根，说要奉献给皇上。延州一带从来没有竹子，这些埋在数十尺地下的竹笋，不知是什么年代的东西。是不是由于远古以前，这里的地势低下，气候湿润，而适宜竹的生长呢？婺州金华山发现有松石，又如核桃、芦根、蛇蟹之类都有变化成石质的，然而那些都是当地本来就有的东西，不值得特别奇怪。这种竹笋是不会生长在深土层中，又不是当地所产的东西，这才特别值得奇怪啊！

【原文】

治平中，泽州人家穿井，土中见一物，蜿蜒如龙蛇。大畏之，不敢角，久之，见其不动，试摸之，乃石也。村民无知，遂碎之，时程伯纯为晋城令，求得一段，鳞甲皆如生物。盖蛇蜃所化，如石蟹之类。

【译文】

治平年间，泽州有人挖井，在土中发现一个东西，弯弯曲曲地像龙、蛇一样，人们害怕不敢去碰。过了好久见它不动，就试着去找捉它，原来是石头的。村里的人不懂，就把它敲碎了。当时程伯纯是晋城的县令，他要了一段，这段石头上的鳞甲如同活着的生物

一样。这大概是蛇蜃所变的。就像螃蟹变成石蟹那样。

【原文】

随州医蔡士宁常宝一息石，云：“数十年前得于一道人。”其色紫光，如辰州丹砂；极光莹，如映人；搜和药剂；有缠纽之纹；重如金锡。其上有两三窍，以细篴剔之，出赤屑如丹妙。病心狂热者，服麻子许即定。其斤两岁息。士宁不能名，忽以归余。或云“昔人所炼丹药也。”形色既异，又能滋息，必非凡物，当求识者辨之。

【译文】

随州医生蔡士宁曾珍藏一块息石，他说是几十年前从一个道人那里得到的。息石有紫色光泽，像辰州丹砂，极其光亮，好像能照人。人们搜集它用以配药。石上有缠绕状的红色条纹，如同金或锡那样重。石上有两三个小洞，用细竹片挖它能刮出像丹砂样的红色粉末，患心情狂躁病的人，只要服用芝麻大那么一点粉末就能安定下来。息石的斤两每年都在增加。蔡士宁叫不出它的名字，就把它送给了我。有人说是古人炼的丹药。它的形状和颜色既特殊，而且又能滋长，必定不是平常的东西，应该请内行的人来辨认。

【原文】

随州大洪山作人李遥，杀人亡命。逾年，至秭归，因出市，见鬻柱杖者，等闲以数十钱买之。是时秭归适又有邑民为人所杀，求贼甚急。民之子见遥所操杖，识之，曰：“此吾父杖也。”遂以告官司。执遥验之，果邑民之杖也，榜掠备至。遥实买杖，而鬻杖者已不见，卒未有以自明。有司诘其行止来历，势不可隐，乃通随州，而大洪杀人之罪遂败。卒不知鬻杖者何人。市人千万，而遥适值之，因缘及其隐匿，此亦事之可怪者。

【译文】

随州大洪山人李遥杀人逃亡在外，过一年多后到秭归，看到市面上有卖柱杖的，随意花几十文钱买了一根。这时，秭归正好又有

一个乡民被杀了，官府正到处捉拿罪犯。被杀的人的儿子看见李遥拿的手杖，认识它，说：“这是我父亲的手杖。”于是告诉官府，将李遥抓获，把他所拿的手杖仔细验证，果然是被杀害人的手杖。于是动用所有刑法审讯。李遥的确是买的手杖，但卖的人早已离去了，终于无法证明手杖的来由，而官府又询问他的行踪来历。这时他过去的行迹实在无法隐瞒了，于是秭归府将李遥押送随州府，大洪山杀人案得以败露，最终不知道卖柱杖的人是谁。街上的人何止千万，而李遥正巧买了那根手杖，从而使他杀人的隐情泄露，这也真是一件奇怪的事。

【原文】

至和中，交趾献麟，如牛而大，通身皆大鳞，首有一角。考之记传，与麟不类，当时有谓之山犀者。然犀不言有麟，莫知其的。回诏欲谓之麟，则虑夷獠见欺；不谓之麟，则未有以质之；止谓之“异兽”，最为慎重有体。今以余观之，殆天禄也。按《汉书》：“灵帝中平三年，铸天禄、虾蟆于平门外。”注云：“天禄，兽名。今邓州南阳县北《宗资碑》旁两兽，镌其膊，一曰天禄，一曰辟邪。”元丰中，余过邓境，闻此石兽尚在，使人墨其所刻天禄、辟邪字观之，似缘似隶。其兽有角鬣，大鳞如手掌。南丰曾阜为南阳令，题宗资碑阴云：“二兽膜之所刻独在，制作精巧，高七八尺，尾鬣皆鳞甲，莫知何象而名此也。”今详其形，甚类交趾所献异兽，知其必天禄也。

【译文】

至和年间，交趾国进献的贡品中有一头麟，如同牛但更大，全身长满了鳞甲，头上有一只角。考证记载的材料，不像是麟，当时有人认为是山犀。但犀没有鳞，不知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诏书中说：“想要称它为麟，又担心是夷人的欺哄；若不称它为麟，那么又没有确切的名称，只将它称为异兽。”这样称呼既慎重又得体，现在照我看来，这异兽和“天禄”差不多。根据《汉书》记载：“灵帝中平三年，在平门外铸造了天禄，虾蟆”。注释说：“天禄”，是一种兽的名

称。现在邓州南阳县北宗资碑旁边立着两只石兽，它们胳膊上一只刻有“天禄”，一只刻有“辟邪”的字样。元丰年间，我路过邓州，听说这个石兽还在，派人用墨将刻的“天禄”、“辟邪”的字拓印下来观看，这些字像篆体又像隶书，其兽有角有鬃，鳞甲大如手掌。南丰人曾阜任南阳令时、在宗资碑背面题有：“二兽胳膊所刻的字独在，制作精致工巧，兽有七八尺高，从头到尾都有鳞甲，不知它像什么而取下这一名称。”现在详细考查它的形状，很与交趾国进献的异兽相似，想必它一定是“天禄”。

【原文】

钱塘有闻人绍者，常宝一剑。以十大钉陷柱中，挥剑一削，十钉皆截，隐如秤衡，而剑镞无纤迹。用力屈之如钩，纵之铿然有声，复直如弦。关中种谔亦畜一剑，可以屈置盒中，纵之复直。

【译文】

钱塘有个叫闻人绍的人，曾经有一把珍贵的宝剑。用十个大钉子钉在柱子上，挥剑砍去，十个钉子全被砍断了，留有残钉的柱子表面平整得像秤杆一样，而且剑刃上没有一点痕迹。如果用力把剑弯屈，能弯成钩子那样，手一松，剑铿锵一声，又恢复到原来那样笔直。关中的种谔也藏有一把剑，可以弯曲后放在盒子里，拿出来又伸直了。

【原文】

张景阳《七命》论剑曰：“若其灵宝，则舒屈无方。”盖自古有此一类，非常铁能为也。

【译文】

张景阳在《七命》这篇文章中谈到剑的时候说：“要是像灵宝那样，那么伸直、弯曲就不受限制了。”看来古代就有这样一类的刀剑，它不是用普通铁所能制成的。

【原文】

嘉祐中，伯兄为卫尉丞，吴僧持一宝鉴来云：“斋戒照之，当见前途吉凶。”伯兄如其言，乃以水濡其鉴，鉴不甚明，仿佛见如人衣绯衣而坐。是时伯兄为京寺丞，衣绿，无缘遽有绯衣。不数月，英宗即位，覃恩赐绯。后数年，僧至京师，蔡景繁时为御史，尝照之，见已著貂蝉，甚自喜。不数日，摄官奉祠，遂假蝉冕。景繁终于承议郎，乃知鉴之所卜，唯知近事耳。

【译文】

嘉祐年间，我的伯兄担任卫尉寺丞，吴地僧人拿来一枚宝镜说：“斋戒以后照它，当会见到前途吉凶。”伯兄遵照他的话，就用水把宝镜浸湿，镜面不怎么明亮，仿佛见到像有人穿红色的衣裳坐着。这时伯兄为京都寺臣，穿的是绿衣，没有来由突然换上红色衣裳。没有过几个月，英宗登帝位，施恩赐与他红色衣服。几年之后，僧人到京城，蔡景繁当时任御史，曾照镜子，见到自己已经戴上了貂蝉冠，心里很是高兴。没有几天，代理官职参加祭祀典礼，于是借貂蝉冠戴上。蔡景繁最后做到承议郎，就知道镜子占卜的东西，仅仅知晓近事罢了。

【原文】

三司使宅，本印经院，熙宁中，更造三司宅。处薛师政经始，宅成，日官周琮曰：“此宅前河，后直太社，不利居者。”始自元厚之，自拜日入居之。不久，厚之谪去，而曾子宣继之。子宣亦谪去，子厚居之。子厚又逐，而余为三司使，亦以罪去。李奉世继为之，而奉世又谪。皆不缘三司职事，悉以他坐褫削。奉世去，发厚卿主计，而三司官废，宅毁为官寺，厚卿亦不终任。

【译文】

三司使的宅院本是印经院，熙宁年间，又新建了一座三司宅。由薛师政着手重建，宅院落成时，值日官周琮说：“这个宅院前面靠

河，后面直接对着太庙，不利于居住的人。”起初，元厚之从拜为三司使时住进去，进去不久，厚之便遭到贬谪而离去；继任的是曾子宣，也被贬谪；章子厚住进去，又被贬谪；而我作三司使，也是带罪离开；后李奉世继任我职，也被贬谪，上述众人谪贬都不因为三司职事，全因为其他原因遭到谪贬。李奉世丢官，安厚卿主持计司，正逢三司官被撤销，三司宅被毁而改为官寺，安厚卿也没有任满期。

【原文】

《岭表异物志》记鳄鱼甚详。余少时到闽中，时王举直知潮州，钓得一鳄，其大如船，画以为图，而自序其下。大体其形如鼉，但喙长等其身，牙如锯齿。有黄、苍二色，或时有白者。尾有三钩，极锐利，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。生卵甚多，或为鱼，或为鼉、鼉其为鳄者不过一二。土人设钩于大豕之身，筏而流之水中，鳄尾而食之，则为所毙。

【译文】

《岭表异物志》对鳄鱼记载得很详细。我年少时到过闽中，当时王举直在潮州当州官，钓到一条鳄鱼，体大如船，把它绘成图，他还亲自在图下作了序文。这条鳄鱼形状像鼉，但它的嘴有身子那么长，牙像锯齿。遍体有黄、青两色，偶有白色。尾部有三个钩，极锋利，遇到鹿和猪便用尾巴打死吃掉。鳄鱼产卵很多，孵出来的有的是鳄鱼，有的是鼉或鼉，是鳄鱼的不过是十之一、二。当地人在大猪身上安放钩子，然后用筏子流放于水中，鳄鱼追着吃猪，便被钩住打死。

【原文】

嘉祐中，海州渔人获一物，鱼身而首如虎，亦作虎文；有两短足在肩，指爪皆虎也；长八、九尺。视人辄泪下。舁至郡中，数日方死。有父老云：“昔年曾见之，谓之‘海蛮师’。”然书传小说未尝载。



【译文】

嘉祐年间，海州渔民捕获了一种动物，身子是鱼而头像虎，并有虎的花纹；肩上有两只短足，指爪都和老虎一样；体长八、九尺。它看见人就流泪。把它抬到城里，几天后才死去。有的老年人说：“早年曾见过，叫作“海蛮师””。然而史书、传记、小说中没有记载过。

【原文】

邕州交寇之后，城垒方完，有定水精舍泥佛，辄自动摇，昼夜不息，如此逾月。时新经兵乱，人情甚惧。有司不敢隐，具以上闻，遂有诏令，置道场禳谢，动亦不已。时刘初知邕州，恶其惑众，乃舁像投江中。至今亦无他异。

【译文】

邕州经历了交趾贼人侵犯之后，城墙刚修整好，有定水精舍的泥佛像就自动摇晃，白天黑夜不停息，像这样超过了一个月。当时刚经过兵乱，人心都很惊恐，官府不敢隐瞒，把实情都告知皇上，于是有诏书大令安置道场祈祷灭灾，仍旧动摇不止。当时刘初任邕州知府，讨厌它迷惑民众，就抬起佛像扔到江中，到现在也没有出现什么其他异样。

【原文】

洛中地内多宿藏，凡置第宅未经掘者，例出掘钱。张文孝左丞始以数千缗买洛大第，价已定，又求掘钱甚多，文孝必欲得之。累增至千余缗方售，人皆以为妄费。及营建庐舍，土中得一石匣，不甚大，而刻镂精妙，皆为花鸟异形，顶有篆字三十余，书法古怪，无人能读。发匣，得共金数百两。鬻之，金价正如买第之直，厮掘钱亦在其数，不差一钱。观其窠识文画，皆非近古所有。数已前定，则虽欲无妄费，安可得也？

【译文】

洛中地下埋藏许多宝物，凡是在当地购置住宅大院，在没有挖掘地基之前，照惯例要出“掘钱”。左丞张文孝开始用千串钱买洛中一座大宅第，价钱已谈定，而卖主又索求很大数额的“掘钱”，文孝一定想得到这宅第，将“掘钱”涨到千串时卖主才售与他，人人都认为这样破费不值得。到张文孝建造房屋时，在土中挖出一个石匣，不很大，但雕刻精致，都为花鸟异形图案，顶上写有篆字三十多个，笔法古怪，没有人能读懂。打开匣子，得到数百两黄金，卖后所得的钱正好与购置这所宅第的钱相等，“掘钱”也在其中，钱不差一分一毫。看匣子上款识文字，都不是近古所有。一切都是前世的定数，虽然不想枉费钱财，又怎么能行呢！

【原文】

熙宁九年，恩州武成县有旋风自东南来，望之插天如羊角，大木尽拔。俄顷旋风卷入云霄中。既而渐近，乃经县城，官舍民居略尽。悉卷入云中。县令儿女奴婢，卷去复坠地，死伤者数人。民间死伤亡失者，不可胜计。县城悉为丘墟，遂移今县。

【译文】

熙宁九年，恩州武成县有一股旋风，从东南方向刮过来，远远望去，像一支巨大的羊角插入天空，所过之处，大树全被连根拔起。很快旋风就卷到空中去了。接着龙卷风越来越近，经过了县城，官舍民房一扫而尽，全部被卷入云中，县令的儿女和奴婢也被卷到空中，又摔下来，死伤了好几个人。老百姓死伤和失踪的不计其数。整个县城成了一片废墟，于是就搬到现在这个县城的地方。

【原文】

宋次道《春明退朝录》言：“天圣中，青州盛冬浓霜，屋瓦皆成面花之状。”此事五代时已尝有之，余亦自两见如此。庆历中，京师集禧观渠中，冰纹皆成花果林木。元丰末，余到秀州，人家屋瓦上

冰亦成花。每瓦一枝，正如画家所为折枝，有大花似牡丹、芍药者。细药如海棠、萱草辈者，皆有枝叶，无毫发不具，气象生下，虽巧笔不能为。以纸搨之，无异石刻。

【译文】

宋次道的《春明退朝录》中说：“天圣年间，青州严冬出现很大的霜，屋上的瓦都呈百花的形状。”这样的事在五代时就已经有过，我也曾亲眼见过两次。庆历年间，京师集禧观渠沟中的冰的花纹都结成果树林木的形状。元丰末年，我到秀州，看见别人家的屋瓦上也结成冰花。每片瓦上一枝，如同画家笔下的折枝，有的大如牡丹花、芍药花，细的如海棠、萱草之类，都有枝干、树叶，与真的丝毫不差，气象生动，虽然能工巧笔也不能画得这样生动逼真。用纸将它拓印下来，与石刻没有差异。

【原文】

熙宁中，河州雨雹，大者如鸡卵，小者如莲芡，悉如人莲芡，悉如人头，耳目口鼻皆具，无异镌刻。次年，王师平河州，蕃戎授首者甚众，岂克胜之符豫告邪？

【译文】

熙宁年间，河州下冰雹，大的有鸡蛋那么大，小的有莲芡般小，形状全象人头，耳、目、口、鼻都具备，与雕刻的一样。第二年，朝廷大军平定河州，歼灭了许多蕃夷人，那场冰雹岂不是后来朝廷军队克敌致胜的预兆吗？

卷二十一

谬误

【原文】

东南之美，有会稽之竹箭。竹为竹，箭为箭，盖二物也。今采箭以为矢，而通谓矢为箭者，因其箭名之也。至于用木为筈，而谓之箭，则谬矣。

【译文】

东南的美物，有会稽的竹箭。其实，竹为竹，箭是箭，应为二件东西。如今选择箭作为矢，将矢通称之为箭，这是因为其制作的材料而得名。至于将用木材制作的“筈”也称为箭，则是错误的。

【原文】

丁晋公之逐，士大夫远嫌，莫敢与之通声问。一日，忽有一书与执政。执政得之，不敢发，立具上闻。洎发之，乃表也，深自叙致，词颇哀切。其间两句曰：“虽迁陵之罪大，念立主之功多。”遂有北还之命。谓多智变，以流人无因达章奏，遂托为执政书。度以上闻，因蒙宽宥。

【译文】

丁晋公被逐官之后，士大夫们都远远地躲避他，不敢与他通音信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将一封信交给执政官，执政官收到后却不敢打开，于是将信立即上报。皇上将信打开，见是一份上奏的表，奏表情深意厚，言词哀切，其中有两句是：“虽迁陵之罪大，念立主之功

多。”于是方有北还的命令。丁谓多智谋变诈，因为流放的人不能上奏章，于是假托与执政书信，估计他要奏报皇上，终于得到赦免。

【原文】

尝有人自负才名，后为进士状首，扬历贵近。曾谪官知海州，有笔工善画水，召使画便厅掩障，自为之记，自书于壁间。后人以其时名，至今严护之。其间叙画水之因曰：“设于听事，以代反坫。”人莫不怪之。余窃意其心，以谓“邦君屏塞门，管氏亦屏塞门；邦君为两君之好，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”其文相属，故缪以屏为反坫耳。

【译文】

曾有人以才名自负，后得进士第一，名声传扬于达官贵人之间。曾谪官知任海州，有一位画工擅长于画水，叫画工画客厅屏障，并自己为之作记，亲自写在壁上。后来的人因为他当时的名气，到现在仍保护得很好。记中叙述画水的原由说：“设于厅事，以代反坫。”没有人不感到奇怪。我私下猜测他的心意，是认为“邦君屏塞门，管氏亦屏塞门，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”这些文字前后相属，所以错把“屏”当作“反坫”了。

【原文】

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记事多诞。其间叙草木异物，尤多谬妄。率记异国所出，欲无根柢。如云“一木五香：根旃檀，节沉香，花鸡舌，叶藿，胶薰陆。”此尤谬。旃檀与沉香，两木元异。鸡舌即今丁香耳，今药品中所用者亦非。藿香自是草叶，南方至多。薰陆，小木而大叶，海南亦有薰陆，乃其胶也，今谓之乳头香。五物迥殊，元非同类。

【译文】

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所记述的事物，荒诞之处很多。其中记述的那些草木异物，更多是荒谬的妄说。他尽记些外国出产的东西，